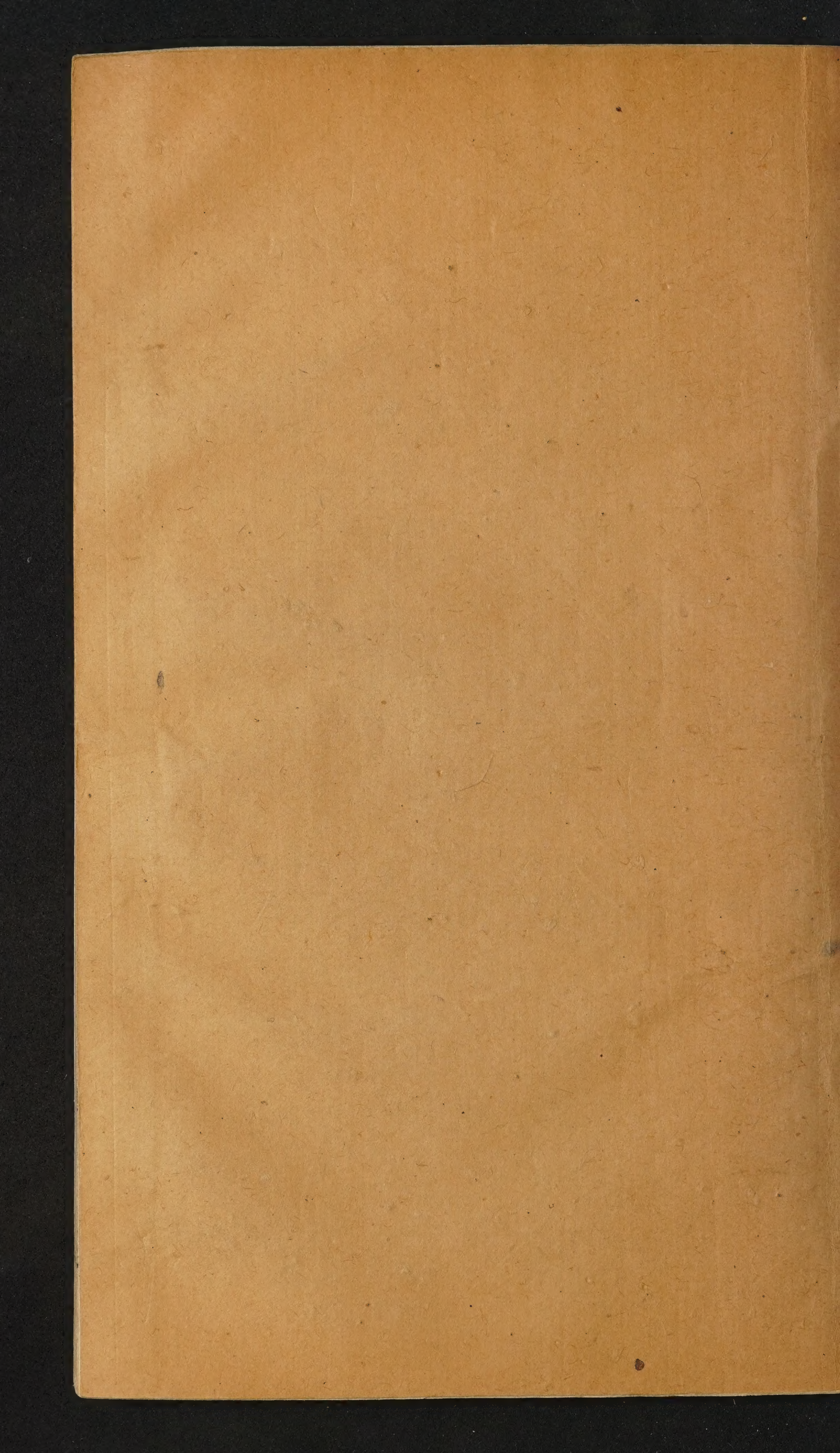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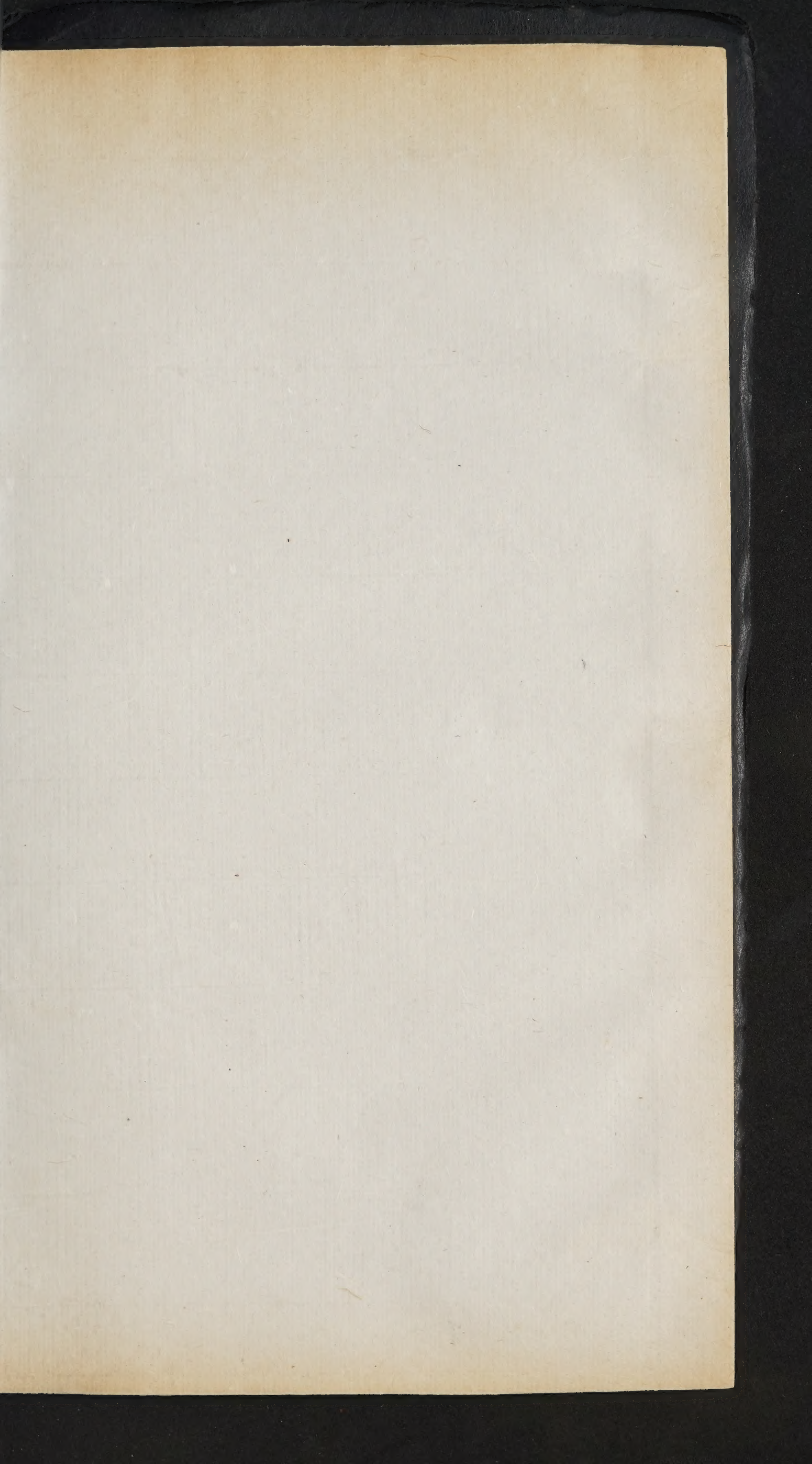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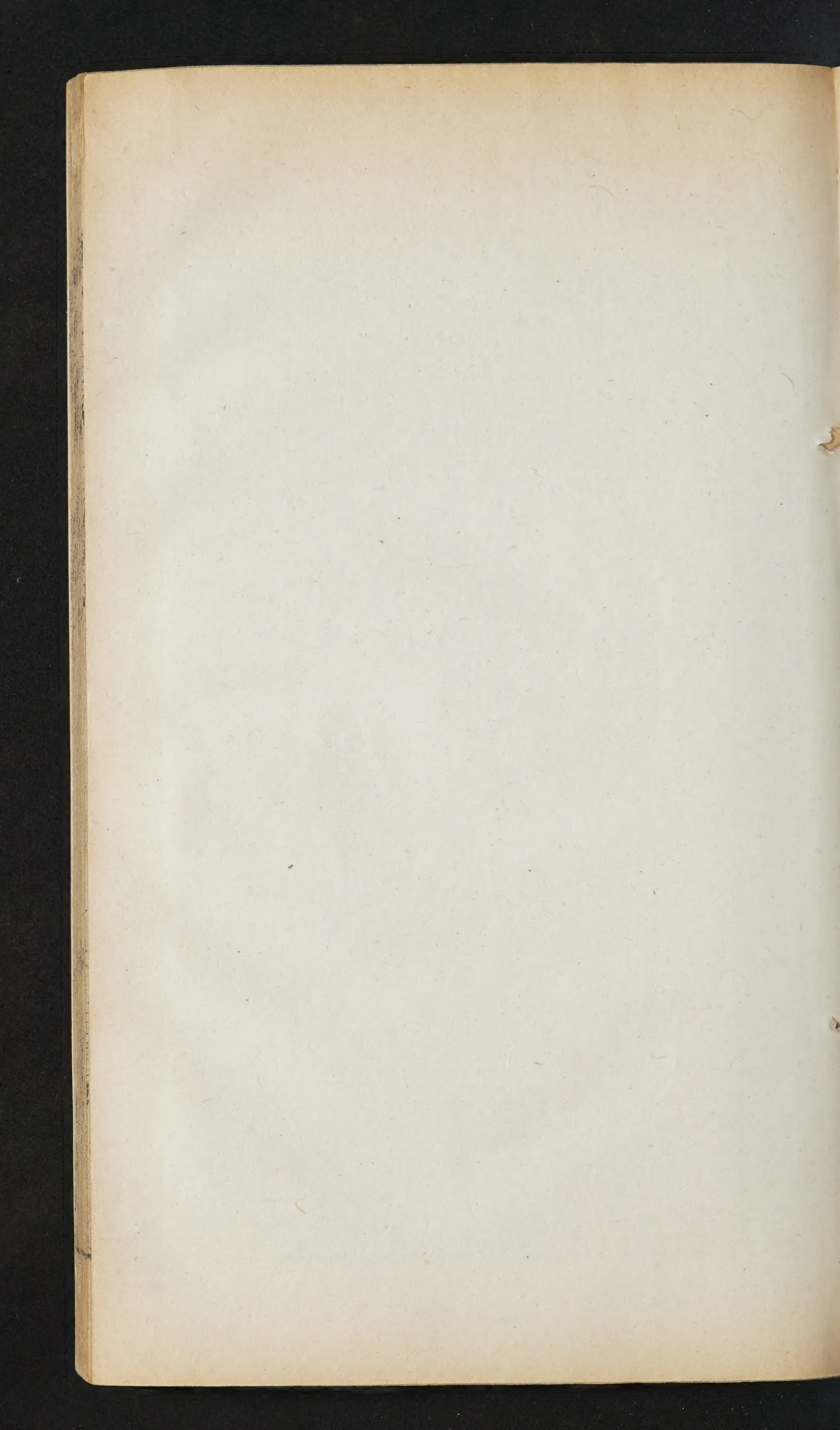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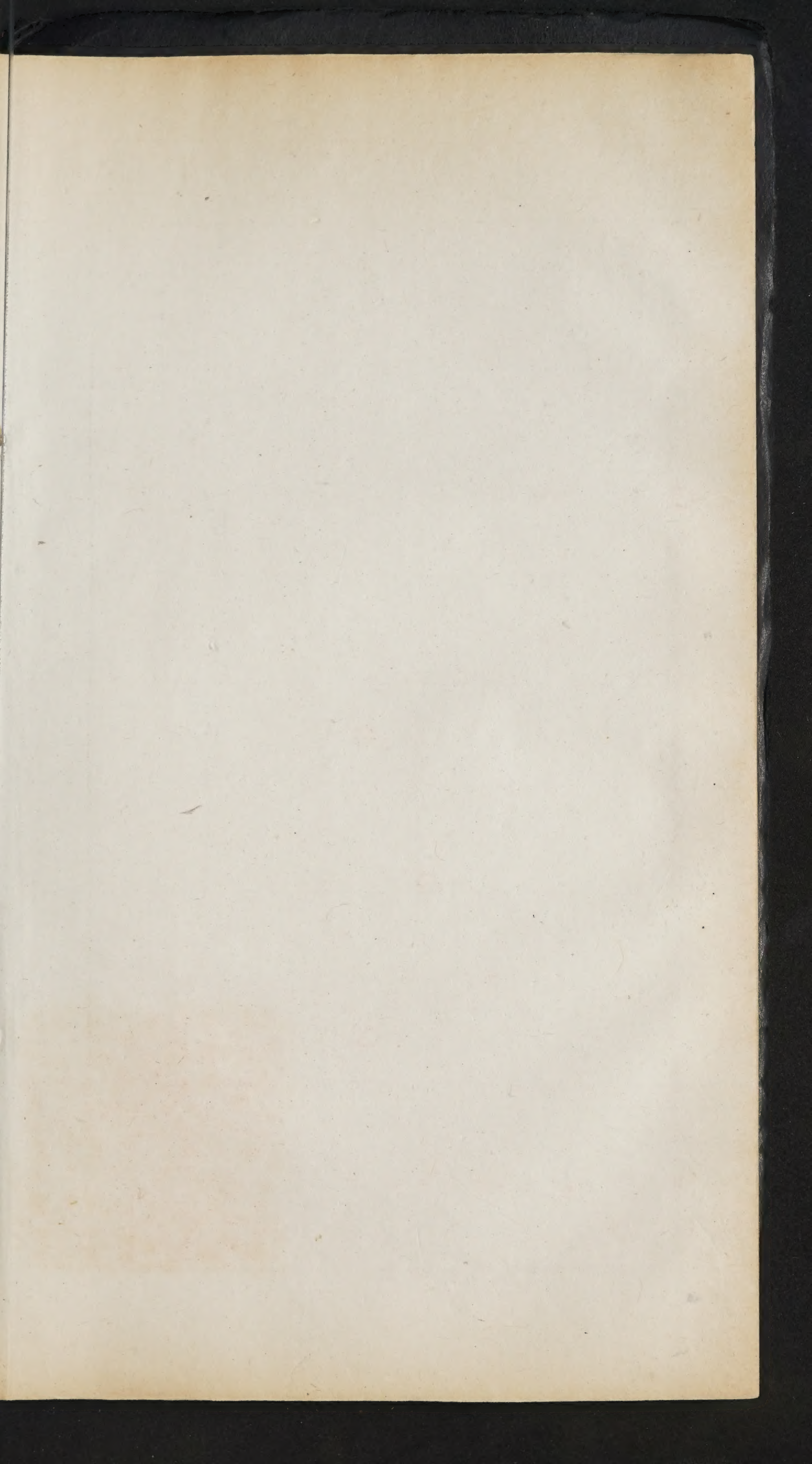








史記抄卷之六

呂后本紀

呂后稱制八年所以私感劉氏諸王及王諸呂并呂氏女所娶以及中官者處

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女魯元太后及高祖爲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爲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廢呂后爲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

漢之禍柎在此

后兄二人皆爲將長兄周呂侯死事封其子呂台爲酈侯子產爲交侯次兄呂釋之爲建成侯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襲號爲帝是時高祖八子次諸王以見呂后所殘劉氏本末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肥爲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爲趙王薄夫人子恒爲代王諸姬子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子長爲淮南王子建爲燕王高祖弟交爲楚王兄子濞爲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附吳芮子臣爲長沙王呂氏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

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迺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迺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犂明孝惠還趙王已死於是乃徙淮陽王友爲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謚爲令武侯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厠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

高云孝惠始則曲全其弟因而又全其兄真無愧友愛二字

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爲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迺令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爲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爲壽太后迺恐自起泛孝惠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酖齊王恐自以爲不得脫長安憂齊内史士說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竒計與長公主所獻上林之地同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爲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迺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爲王

同佯

高云而史許之、最善非是齊、王必不能恨當省三趙王而幷之

太后呂后喜許之迺置酒齊邸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子房爲呂后畫計招四皓以安太子而其子爲呂后畫計將諸呂居南北軍以危劉可恨）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禍根）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應前）禍矣（使平勃輩有徇國之忠豈得動）丞相乃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乃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太子即位

高云王陵亦傑士歡以之含权惡勢依阿徇人比天幽之矣

爲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不以此時逆折禍萌顧以釀劉氏之危而後安之何也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陳平總只是推呂后之崩而自為功十一月太后

高云太后欲侯諸呂乃先云云欲王諸呂乃先立云云此種筆法史公特手揣摩傳神於脉呼如見宮后权術之多端可見矣

欲廢王陵乃拜爲帝太傅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乃以左丞相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描畫)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迺追尊酈侯父爲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爲漸四月太后欲侯諸呂乃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爲博城侯丞相揣摩呂后而為陪責魯元公主薨賜諡爲魯元太后子偃爲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爲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爲平定侯少府延爲梧侯乃封呂種爲沛侯呂平爲扶柳侯張買爲南宮侯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爲

淮陽王子不疑爲常山王子山爲襄城侯子朝爲軹侯子武爲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爲呂王陳平爲右丞相太后而行事却如此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爲胡陵侯續康侯後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城侯山爲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台薨謚爲肅王太子嘉代立爲王三年無事四年封呂嬃爲臨光侯婦人無爵今有爵呂他爲俞侯呂更始爲贅其侯呂忿爲呂城侯及諸侯丞相五人宣平侯女爲孝惠皇后時無子濁乱宮中詳爲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爲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眞皇后子

迺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卽爲變太
后聞而患之恐其爲亂迺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
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爲萬民命者蓋之如天容
之如地上有懽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懽欣
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迺失惑惛亂不能繼
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群臣皆頓首言皇
太后爲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群臣頓首
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爲帝
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軹侯朝
爲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爲太尉五年八月淮陽王

高云等呂氏也而一廢一縱立愛憎亦任意

薨以弟壺關侯武爲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
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爲呂王夏赦天下封
齊悼惠王子興居爲東牟侯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
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讒之於
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
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
與食其群臣或竊餽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
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
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
快中野兮蒼天舉直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財爲王而

可涕 竊以擬屈宋 同裁

淮陽王友事竟

高云澤以呂女爲妻而得王貴劉氏畏呂也

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絶理兮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己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爲我也。二月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徙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爲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女弟呂嬃有女爲營陵侯劉澤妻澤爲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爲害乃以劉澤爲琅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爲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爲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

梁王恢子竟

燕王建子竟

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爲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爲魯王敖賜謚爲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文帝不敢徙趙便有畏呂后而自遠之識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上侯位次第一請立爲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爲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爲燕王封通弟莊爲東平侯三月中呂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高后遂病掖人心所慎如此傷高后爲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迺封張

故前姬兩子侈爲新都侯壽爲樂昌侯以輔魯元王偃
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爲建陵侯呂榮爲祝茲侯諸中宦
者令丞皆爲關內侯食邑五百戶七月中高后病甚迺
令趙王呂祿爲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
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
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
爲變必據兵衛宮愼毋送喪毋爲人所制辛巳高后崩
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後賜以為身後恩澤將相列侯郎吏皆以
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爲相國以呂祿女爲帝后
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爲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

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
諸呂用事擅權欲爲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
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乃陰令人告其兄
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
爲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
相相召平乃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
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乃遺諸
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
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爲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
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

以王諸呂分齊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刼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與未決當是時濟川

(描寫爲玲瓏)(提)

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爲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群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說呂祿（千鈞一縷之謀）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本平等所初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

高云趣產急入宮令之為亂蓋將挾少帝旨以表滅諸大臣云

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呂氏先除內賊恐其與大臣合謀）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乃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乃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

襄平侯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酈兄不（音況字也）欺己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襢（陳平設此驗軍情所嚮）爲劉氏左襢軍中皆左襢爲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若倏忽情事如畫）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乃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恐其從中矯制爲亂）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

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
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
須安宮中而後可制於外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
門遂見產廷中日餔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
從官亂莫敢鬬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朱虛侯已殺
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本入宮衛帝一着故首尾得通朱虛侯欲
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
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
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
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嬃

高云食其此時當廢更復為丞相是也此必是逆卒時呂后乃首尾兩相不失内言之佞必百計媚阿於出逆故復以為龍鼠之進也○必立代王臣有成謀出此告齊哀王罷兵而此先言罷兵此叙事深意耳哀王此時不即入長安爭立者以有灌嬰兵為之扼也

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以帝太傅食其復爲左丞相此必平葷當呂后時為深交故有此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爲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

高云不言兵者以
羨士也以世弄鮮
其人矣

駟鈞駟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爲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爲少母家又惡迺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寛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迺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後九月晦日己酉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爲天子代王數讓群臣固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迺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掊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公乃召乘輿車載少帝出

却是一康平世界盖是时朝廷礼而天下治也

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乃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而入代王乃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爲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爲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一氣直下而行役佳奇文

呂后紀畢

呂祖謙曰存呂后爲有功臣存功臣爲有呂后此高祖深意也

史記抄卷之七

孝文本紀

孝文皇帝諱恒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爲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産等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意不止爲僞也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徧今已誅諸呂新啑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

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群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
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
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
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
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
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
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
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
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
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

大横、龜占横理如庚即更言以諸侯更帝位也

言云無限不言之限隱使于一笑字中史公用筆刺的乃至此

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言宋

高云此時百官爭民所視者也向聞言之時乎降侯不学無術乃為宋昌所折亦當汗浹背矣

王維楨曰歷叙諸大臣見公议也

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有氣岸）
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寬重）遂馳入代邸群臣（詳）
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
宗正劉郢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
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
陰安侯列侯頃王后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
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
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
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不敢當群臣皆伏固請代王西
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

宋昌撫南北軍行殿中以備不測帝下詔以明赦恩極機要手也

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爲宜臣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群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首任從龍之臣）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曰閒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爲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孝文皇帝元年十

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王辛亥皇帝即阼謁高廟右丞相平徙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擘畫諸用事功臣案甚當獨不及酈寄何也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

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
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孝文
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
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
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
以臺爲上常衣綈衣所幸愼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
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
以金銀銅錫爲飾不治墳欲爲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
自立爲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
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

從盜飲酒非常罪之法絕縱加賜之防患之具文帝金錢太宗帝猶之刑賞已道

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群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群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此善具舉文帝生平德業者矣）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

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
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
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
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
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
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絰帶無過三寸
毋布車及兵器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
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
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佗不
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令中尉亞夫爲車騎將軍屬國悍爲將屯將軍郎中令武爲復土將軍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發内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群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盧大經曰漢文帝以七月巳亥崩乙巳葬纔七日耳與宴人之家歛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景帝必不忍以天下儉其親此殆文帝之顧命也雖未合中道見赤卓矣文帝此等見解皆自黄老中來太子即位于高廟丁未襲號曰皇帝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

高云文字必有序次也諸方為周匝如孝文本紀一篇海內殷富一再為第一序也結於遺詔為第二序又加制詔御史一再為第三序又加以丞相有司之議為第四序也細玩之真如重岡叠嶂重重回鎖者也

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群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禮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為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等議曰功莫大於高皇

此說亦極允愜云公至當但令郡國諸侯俱立文帝廟則漢廷臣子使侍也

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孝文畢

史記抄卷之八

三代世表第一

曲折秀潔數尺有千尋之勢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訖共和爲世表 歐陽永叔嘗病世本之繆最詳從湯至紂二十九世從黃帝至紂四十六世周武王伐殷從黃帝至武王十九世即此覆之謬矣

西周亡於幽而特傷厲王其事禍首也

十二諸侯之勢基于厲王

即政由五伯抽出另術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古雅可誦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孔子作春秋而太史公得因之以表十二諸侯本末盛衰之迹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霸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

為伯主文武所襃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襃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

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諜獨記世謚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六國表第三

予覽觀太史公所撰次五帝三王紀甚無經緯虞而秦紀獨詳頗疑之及讀六國表廼知古史藏周室爲秦所滅而秦記獨得不廢故太史本之非獨表六國而於秦之

繼周者秦也故表六国而独挈秦

六国為趙韓魏楚燕齊為秦所并故以溪秦紀表端

本末光擘畫呵誦焉

風雨合離波瀾上下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内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

串○渡○齊○晉○爲引○下文○六国之線

表六国而首尾俱只論秦看他離合接卸之妙

天所助句已正斷秦事或曰段忽出一奇自揭自止雄横無敵

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

議論更端

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畧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又一折

又一折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月表之文甚跌宕遒古可誦○讀秦楚月表而海內土崩禍沸之始末甚矣其可累欷而太息也而彼眞人者翱翔其間一切撥亂反之正若轉圜然豈非神武而聖者乎

楊升菴曰英发俊偉于景升晉紀論祖此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閒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

閱鍵全在此處分疏耳

論秦事以推原受命之亟是通篇結斷處却接渡无痕

論承上句而抱縱之

亟字上

雖字與亟字叫照

可並倒文

作本朝文字之體

以周立案

然王跡之興起于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幽厲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

强弱二字是此篇眼目

叙次如指掌

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畫次海內形勢如掌而五代史歐陽公所撰職方論可與之並矣千年絕調也雄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

漢家形勢強弱
摹寫各極工妙
其於轉弱爲強
處尤屬精神蓋
承七国叛逆後以

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用晁錯賈生及主父偃之策）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

侵削諸侯為乃計故史公寫之不遺餘力也此乃見孫孟堅諸侯王表於後乃失利害之際可乃而豫云

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閒犬牙相臨秉其阸塞地利彊本榦弱枝葉之勢也已而哀平以後漢諸侯王竝以削弱如帶而莽得嬗權以篡嚮使漢有呂后時齊楚趙諸國形錯其間安得不外懼乎 學畢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爲本

正論

高祖功臣侯年表第六 爾雅之文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

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

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沙王者著令甲稱其忠焉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至孝惠時唯獨長沙全禪五世以無嗣絶竟無過爲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數人及孝惠

美中含刺

訖孝景間五十載追脩高祖時遺功臣及從代來吳大之勞諸侯子弟若肺腑外國歸義者九十有餘咸表始終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太史公次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而天下一切擢鋒陷敵之士並得封拜海內戶口耗矣太史公並不之及豈避忌重禍之故與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荆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

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大事記（謂誅伐封建薨叛）相位（置立丞相太尉三公）將位（命將興師）御史大夫位（亞相）

世表畢

三代

礼之原

史記抄卷之九

禮書

太史公於禮樂之旨原不十分見透故述荀卿論禮之言而作禮書述樂記之言而作樂書與所發明處多揣摩影響而成文然其深者亦儘微眇矣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鍾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

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絃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

禮崩樂缺

禮之興　仲尼　廢

秦 興 取節 高祖 妹孫通 徵識 文帝 平順中節徵句倉 言言お 麼 景帝 晁錯 麼 悼惜

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嘉秦皇貶叔孫少孝文惜晁錯而嗤當世之儒者詳玩語意自見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

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爲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叙禮制興廢有典有則中間嘆恨褒貶之義令人讀之慨然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於後云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禮由人起以下采荀卿之言而成文於漢朝禮儀不相及矣

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
以養口也椒蘭芬茝所以養鼻也鐘鼓管絃所以養耳也
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笫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
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
（養中有辨）
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
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
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
寢兕持虎鮫韅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
（禮制之不可以已也）
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
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

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爲安若者必危情性之爲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荀子亦以氣爲性故云）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彊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爲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施鑽如蜂蠆輕利剽遬卒如熛風然而兵殆

於垂沙唐昧死焉莊蹻起楚分而爲四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無禮故也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城郭不集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禮讓爲國乎何有分之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

參者驗也言驗是楚

侯之以刑則民知辠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辠人不尤其上知辠之在已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

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
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
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上玄尊俎
上腥魚先大羹貴食飮之本也大饗上玄尊（玄酒水也）而用薄酒食
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嚌先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
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
太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太羹一也
利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嘗也三宥之弗食也大昏之未發
齊也大廟之未內尸也始絕之未小斂一也大路之素幬
也郊之麻絻喪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廟

之歌一倡而三歎縣一鍾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太一何以為禮之本）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太史公曰（太史公以下文多類子書中來而太史公所自為文往往跌宕遒逸而此獨簡古豈太史公之才本變幻百出采荀卿言為禮書輙摹畫之耶）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喪其貌誠

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陳則
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
可欺以方負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
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負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
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
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
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
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
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貌繁
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

爲内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騖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音壽宫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明者禮之盡也

虞

周成王

楽之原

興

史記抄卷之十

樂書

漢時古樂亡而高惠文景及武帝時已無可求矣故太史公作樂書特述樂記之言而成文而樂記者或曰公孫尼子所爲也○中多精微之旨然亦間有蕪雜處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爲約則脩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損減爲樂樂其如

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
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
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
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
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
興起封君是辟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
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也
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反卒於喪身滅宗并國
於秦秦二世尤以爲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
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

亂　沈佚　秦二世　李斯

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朝廷下至人民得以
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
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后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
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
儛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隷舊而已
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
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
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
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
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

汲黯

歌西皞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爲太一之歌歌曲（二曲雅）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爲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以下雜述樂記之文凡音之起云云）

